

#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三回 晴雯婢借屍還魂 鴛鴦姐投胎作女

老媽去不多時，回來說：「姨太太歸天去了！」李紈向王夫人道：「薛蝌在那裡，我不便去，只好打發個老媽送送紙錠兒去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過去拜拜他。」說著就走，也不帶個人跟，獨自一個趕到園裡，黑魃魃的倒有些害怕，只得硬著膽子走到門口。只聽得裡面哭聲號咷，好不悽慘，也就一路哭進門去。薛蝌、岫煙、寶琴都來磕頭，王夫人就在炕前拜了幾拜。薛蝌又跪著道：「我這裡一兩銀子也搜淨的了，要求姨媽暫借幾百兩銀，將來回去設法弄來歸還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什麼歸還，你約要用得多少？」薛蝌道：「如今那裡還講得體面，好看，有得二百兩就將就著用過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現銀實在沒有，倒有一兩人參，原用五百兩紋銀買的，預備寶釵產裡用，因為產得很快，竟不曾用。我去取來，你拿去變了價，趕著好辦事。」就拉著香菱說：「你跟我去拿。」又向岫煙道：「我心口痛悶，心又暈，要去躺躺，不再過來了。你們好好守著，待等落材的時候，我掙扎得起，一定過來送的。」說著就走。

不一會，香菱拿了人參回來，說：「姨太太走進房門，一個頭暈，跌了一交，把額角也磕破了。」眾人聽了十分過意不去。那邊薛家料理喪事，不必細講。

且說賈府的喜筵只上過了三四道菜，各人心照，便托故散了席。賈政送出大門，回到房中見王夫人躺在炕上，額角也跌破了，渾身發熱，像火燒的一般，只叫心痛得很。賈政就坐在炕沿上把話安慰他。只見賈蘭也走了進來，問：「太太怎麼樣？」賈政說：「他心痛呢！」蘭哥兒就扒在炕上，雙手替著揉。

王夫人道：「你回房去罷，不必在這裡了。」蘭哥兒道：「今夜總不睡的，坐在房裡也悶得慌，不如在這裡說說話好。」王夫人問賈政道：「這宗賭債到底怎麼開發？不要再受這些小人的氣，不犯著……」賈政道：「說不得，只有廢產了，還有什麼別法。咱們祖遺田地本不很多，東西兩府各置得一萬畝田。

我在元春面上花得大了，又造這座花園，又且別人做官有錢賺的，我做官是賠錢的，陸續賣去了六千畝，只剩著四千畝。每年租息算來已是不夠動用，如今只得再去掉兩千畝了。」賈蘭道：「這田值得多少一畝？」賈政道：「原價二十兩一畝。」

賈蘭道：「賣也費氣，不如抵給他罷。」賈政道：「使得，你明兒叫了夏太監來，我檢出一千八百畝的田契抵給他。我也不犯見這太監了。還有零數四百兩，他肯讓讓了，不肯讓，向太太這裡撿些衣飾抵清了罷。」蘭哥兒應道：「是。我明兒就辦。」

王夫人歎口氣道：「四千畝租息還不夠使，如今剩了二千二百畝的租息，怎麼度日子？」賈蘭道：「太太現今身子不好，不要再想著這些煩惱的事。難道這些一畝田也沒有的人家不吃飯了？且寬心混過去再處罷。」三人說了一會，聽見遠遠雞叫，賈政便往周姨媽那邊去了。

賈蘭直坐到天亮，見王夫人病勢越重，忙去請了王太醫診脈開方，准准病了二十多天，才得起來。

那邊甄家自從應嘉死了，早要扶柩回南，只為掌珠姻事延了半年。這日三朝上門，就算辭行。說只留寶玉、李綺在京，餘人都定於本月二十外就要長行，不再來辭了。寶琴聽了這話，就和薛蝌、岫煙商量，待過了頭七，薛蝌便扶了媽媽的靈柩，搭幫兒同行去了。

王夫人病得昏天黑地，一些也不知道。如今好了，李紈一一告知，才知道，不免又傷感了一回。又向李紈說：「你的媳婦十分孝順。我病的時候他還是個新婦，不曾滿月的，卻頃刻不離的陪著我。只可笑那環兒媳婦，連影兒也沒有來現一現，可是個人！」李紈道：「這糊塗人，太太只不理他就是了。」那曉得這二十多天不知鬧了多少饑荒，李紈只是瞞著，免得王夫人生氣。

過了幾日，寶釵滿了月，便出房來。才知道婆婆病了多時，媽媽已經死了，靈柩也回去了。就像腦瓜上澆了一盆冷水，哭了一場，連忙來請婆婆的安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如今可太好了？這小孩子可好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早可以出得房的，一向不見太太，問了幾回，想要出來請請安。大姆媽怕我產後憂愁、辛苦，又怕知道了媽媽的事，悲傷成病。只說太太為了蘭哥兒完姻的事忙得很，連姨太太都在那裡幫忙，不得來瞧你。吩咐你不曾滿月不許出房。我竟信真了，誰知有這許多顛顛倒倒的事！」

說著，掉下淚來。王夫人也含著淚道：「我病得七死八活，人事不懂，連送也沒去送送他。如今你過去靈前拜拜去。」寶釵應了，出來先到李紈房裡，謝了他一向的照管，便往花園走，到家裡一見靈座，一交跌倒在地下，號天的哭起來。岫煙、香菱忙攏來扶起了，寶釵又跪下去磕了許多頭，哀哀的哭個不住。

岫煙再三勸解，又說：「你住了哭，我有要事和你商量。」寶釵聽說，才住了哭，問：「什麼要事？」岫煙說：「你蝌兄弟扶柩回南去了，蟠伯伯在家也不管我是個小孀子，胡言亂語，不成腔派。我想要搬到我家孀娘那邊暫住幾個月，他又推說大老爺不時要進來不方便。我向紈大姐姐商量，他倒肯的。只是不曾稟過太太，不敢就做主。如今太太好了，原想要去求求他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的哥哥是一隻禽獸，你在這裡自然不便的。那邢太太只曉得算小省事，那有什麼親情面目的！我家太太最好，一說必定肯的。就同我一房住更好。」二人別了香菱，一徑同來。見了李紈，說起這事，李紈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同去見了太太商量。」三人就往王夫人房裡來，閒話了一會，寶釵就稟明這事。王夫人道：「這有什麼使不得？粗茶淡飯，別嫌待慢就是了。」岫煙起身道了個謝，王夫人便翻翻憲書，說道：「今日大好日子，就搬了來罷。」寶釵答應了，三個人就同到那邊收拾一番，抱著小女兒搬了過來。不提。

且說薛蟠和賈環，在賭場上會見，就各告訴些窮苦光景。

賈環道：「我倒替你想了一個方法兒，只不知你願不願？你房裡有兩個通房丫頭，不如賣了一個，倒有幾百兩銀子做賭本呢。」

薛蟠道：「夏家那個贈嫁丫頭，自從他姑娘死後就回夏家去了。只剩了一個香菱。如今也說不得了，賣了他罷。」說畢回家，也不提起，各自睡了。

第二日正是端陽佳節，王夫人知道薛家十分窮苦，一早就送了一大瓶燒酒、一盤粽子、一塊肉、一個魚，給他們過節。

香菱忙收拾起來。薛蟠等不得，先拿了幾個粽子，配著冷燒酒吃得已經半醉，待到魚肉煮好，又吃完了這半瓶酒。醞醞大醉，便跑到賭場上，正值他們吃酒過午，就遞薛蟠又吃了一大壺，越發醉到十分。又見眾人吃完了就擺起場來擲色子，心裡怪癢癢的。但恨沒有本錢，沒人肯和他賭。想起賈環昨日的話，就回到家裡，天已傍晚了，坐下便對香菱道：「我想你跟著我也沒什麼好處，況且我也養活你不起，不如賣到個富貴人家做小去。你也受用，我也得幾兩身價使使，這叫做兩便。」香菱回道：「大爺，你真正人貧志短了！別說扶過正的小老婆不忍得賣；就忍得賣，你臉上可過得去嗎？」薛蟠睜著眼道：「什麼小老婆，臭丫頭罷了。」香菱接口說道：「便是丫頭好賣得的！你瞧瞧這點女孩子，難道丟了他去，還是帶了他去呢？」薛蟠聽了，也不開口，走近身，在香菱手裡把孩子接過來，使力往階外一甩，哇的一聲就不響了。香菱驚得魂也飛掉，連忙趕去抱起來，已經嗚呼的了。抱到房裡，停在炕上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薛蟠趕來接連幾個嘴巴，打得香菱吞著聲，不敢哭了。薛蟠就燈也不拿，黑古影裡摸出門去了。

香菱晚飯也不吃，哀哀的哭了一夜。到得天明，肚子餓了，煮了些小米子稀飯吃了兩碗。此時他家裡向日那些家人婆子都散盡的了，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小廝伺候香菱。就叫他看守女屍，自己走過賈府這邊來。進得園內，只見那岫煙坐在池邊石上洗衣服。香菱掛著眼淚，叫聲：「二奶奶，救救我罷。」岫煙抬頭一看，倒吃了一大驚，問：「為什麼事妝這模樣？」香菱便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岫煙聽了，蹣著腳道：「真是奇聞少見的事，偏是他做得出來。」忙便領了他來見王夫人，又從頭告說了一遍。那時李紈、

寶釵、甄氏都在太太房裡，聽了這話，個個叫說「怪事！怪事！」王夫人道：「這畜生問了軍倒乾淨，姨媽不該花了錢弄他回來，鬧這許多故事。」香菱又說：「要求太太的恩典，賞借一吊大錢，好去收拾孩子。」王夫人就叫李紈給了他四吊小錢，說道：「天已晌午，熱得很，快去收拾罷。」香菱磕頭謝了。正要走，只見老媽跑來說：「你家小廝嚇得鬼也似的，說小姑娘坐起來了，叫你快過去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想是貓兒跳過了，走了屍了。快去把笤帚打倒他！」香菱聽說，便跑過去，只看見女兒果然坐在炕上。一見香菱，便叫：

「香菱姐姐，一向不見你，如今我來做你的女兒了。」香菱說：「你是什麼鬼？不要來嚇唬人罷。」女孩子答道：「我是晴雯，因為氣死了，去見閻王，閻王說我陽壽未盡，不肯收留。」

我出來碰見了尤二姐，他說寶玉又投到賈家去了。我想到琴姑娘那邊去投胎，做他的女兒，將來好對親。誰知到了梅家，他屋上紅光閃閃，不敢進去，又到賈家，那紅光越發利害，只得順路到你這裡來，恰好你的女兒屍首躺著，我就附在他的身上活了，你別害怕。」香菱聽了半信半疑，只得抱他起來喂乳，一面打發小廝過去通知王夫人。王夫人就叫家人尋了薛蟠來，很很的罵了一頓，說：「你若賣了香菱，我叫你活不成，你提防著罷。」薛蟠只得答應說：「不敢了。」說著，跑了出去。

從此略得安靜。只有史氏哭鬧了幾回，沒人去理他，也就罷了。

倏忽又是次年二月十四日了，這夜賈蘭在燈下做文章，甄氏坐在旁邊繡花。賈蘭說：「你已是足十個月了，不要太辛苦了，先去睡罷。」甄氏聽說，就和衣去躺在炕上。夢見一個女子手中拿了兩朵花兒，說道：「這是菩薩賜你的。」甄氏接來看時，一朵像是蓮花，青顏色又略帶些淡紅色，香得可愛；一朵像是牡丹，又像芙蓉，五色花瓣，另是一種幽香。甄氏喜歡問道：「姑娘，你是誰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就是這府裡的鴛鴦丫頭。」甄氏道：「你回去替我謝謝菩薩。」鴛鴦說：「菩薩叫我就在府裡住著，不用回去了。」甄氏便跪下道：「多謝菩薩賞賜。」賈蘭聽見就問道：「你怎麼說起夢話來了？那有什麼菩薩？」一聲叫，把甄氏叫醒了。甄氏就把剛才的夢說了一遍。賈蘭道：「菩薩賜的自然是好的了，只是這丫頭是弔死的，在府裡做什麼？恐怕有些不祥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聽得烏鴉在庭外呱呱的叫，賈蘭道：「奇怪，才得四更，怎麼老鴉就出窠了？」甄氏坐起來一看，說：「那裡是四更，天明了，你瞧太陽照得窗子紅紅的。」賈蘭便開出門去，看時，只見紅光繚繞，滿屋烏鴉對了亂飛亂叫。甄氏也走出來看了一看，兩人復身進房。

甄氏道：「這會子果然肚疼起來，想必這兩朵花兒要出世了！」賈蘭聽說，忙到外間叫起老媽來陪伴著。自己走到母親房前，隔窗叫道：「奶奶，媳婦要生產了！」李紈聽見，應說：